

戴高樂爲達成其第三勢力的夢想，在一九六三年一月，曾一連串製造若干驚人的表演：（一）戴氏以閃電式與西德艾德諾簽訂「法德同盟條約」；（二）戴氏正式否決了英國加入共同市場的申請；（三）戴氏正式拒絕參加美國所提北約共同核子武力的計劃。由於戴高樂採取上述三項行動，使甘迺迪大計劃立刻破產，而美、法關係亦立刻進入空前的低潮，美國朝野人士莫不氣憤填膺，認爲此係美國外交上的莫大失敗，而對於戴高樂之忘恩負義，則一致加以譴責。甘迺迪爲挽救其大計劃起見，曾設法孤立戴高樂，同時又會親訪法國以外之歐洲若干國家，但結果並未能如願以償，因爲事實上，此時之整個國際局勢已非古巴事件以前可比也。

美國的和解政策之研析

李鍾桂

一 前言

自從一九五二年十月美國試爆第一個氫彈，一九五三年八月蘇俄試爆第一個氫彈成功之後，美蘇相繼競試，造成了核子武器的迅速發展，也增加了國際情勢的緊張與危急。美俄既均擁有可以互相毀滅，也可以毀滅全體人類的武器，由於它們思想與利益上深遠的差異，所發生的歧見與衝突，如不能及早緩和與消除，很可能把世界帶向末日。

在這核子時代中，最重大的國際問題，莫過於美蘇兩強之間，如何解決他們的政治與軍事競爭的難題。同時人類浩劫的避免也就寄托在美蘇的和平關係。誠如二十多年前艾森豪總統所說：「和平已無其他途徑可循。」^①

由於東西雙方內部之分裂，美國深感對外政策理宜重加調整，因而產生甘迺迪的「和平戰略」的新觀念，是年六月，甘迺迪在美利堅大學畢業典禮中，發表演說，題爲「和平戰略」，其要旨有二：（一）表示美蘇有和解的可能；（二）警告法國，美國可能自歐洲撤軍。其結果則爲是年七月間，美、英、蘇三國簽定了「局部禁試核子條約」。此項條約之主旨，不但表示美、蘇已有和解的可能，且欲藉國際輿論制止法國與共匪單獨發展核子武器之企圖。所以美、英、蘇要求全世界各國予以加簽，以造成國際壓力，而制止匪、法進行核子試爆之冒險，孰知匪、法皆斷然拒絕加簽，置之不理，同時更加緊從事於核子之發展，於是弄巧成拙，誠始料之所不及也。（下期續完）

手季辛吉的努力推動下，成爲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一項最時髦與流行的名詞與策略。雖然和解政策亦曾一度獲得具體成效，但結果導致世局的混亂，美國的失敗。美國福特總統似已恍然大悟，於今年三月一日正式對電視新聞記者宣布，美國不再使用和解一詞，重申要以「經由實力達成和平的政策」，使「和解政策」壽終正寢。

在這七年推動和解政策的歲月中，究竟和解的意義與作用如何？和解政策的成效與代價如何？今後美國要憑藉什麼力量與方式，來達到維護世界和平與確保國際安全的願望，值得我們作進一步的研究與了解。

二 和解的意義

「和解」簡單地說，就是鬆弛緊張的局面，緩和緊張的情勢，也就是因爲思想、觀念、制度、主義的不同而引起的爭端、衝突，能在會議桌上，心平氣和地用和平的方式，加以解決，稱之爲和解。從其意義可見，和解是人

類共同祈求消弭戰爭、減輕危機、促進世界和平、謀求幸福的正確道途，其道德動機是不庸置疑的⁽²⁾，尤其美國欲尋求和平的苦心是值得諒解的。

「和解」這個字是來自法文的DETENTE，我們翻譯成「低盪」，似乎與一般人所了解「和解」的意義相當融合。因為有很多人誤認，「和解」就是對敵對者採低的姿態，所作的讓步、妥協與退却，而求取一時的苟安與短暫的和平。這種委屈求全及對爭端、衝突、戰爭的恐懼的心理，也不無值得同情的。

然而共產集團却利用「和解」作為赤化世界的幌子，征服世界的烟幕，他們所說的和平只不過是戰爭的代名詞，他們所作的讓步與退却乃是作進攻準備的緩衝時間，他們所謂的妥協，乃是爭取有利條件的手段，因此「和解」成為共產集團的護身符與牟利的工具。

由於和解的意義隨不同的對象而有不同的解釋，既無判斷行動的標準，也無擬定目標的依據，所以導致世人的無所適從。就季辛吉國務卿於去年對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報告「美蘇關係」(U.S.-Soviet Relations)，其中指出：在一九七二年美蘇雙方在莫斯科簽訂一項五個原則的聲明，即第一、避免對抗的必要；第二、相互節制的需要；第三、不企圖利用緊張關係以求獲致片面利益；第四、放棄在世界上建立特殊勢力範圍的要求；第五、願意在此種新基礎上和平共存，並建立一種堅定的長程關係。這項聲明本係美蘇雙方為了消除核子戰爭的危險——核子武器的使用，但它又強調這個目標必須要以放棄任何戰爭或戰爭威脅為先決條件，而且不僅兩個核子強國應該如此，縱然對同盟國或第三國亦復如此⁽³⁾。這是表明了，要將這些原則延伸到美蘇以外的所有國家，才能真正和解。

事實上，包括美蘇兩國在內，沒有完全遵守上述的原則。相反地，美國季辛吉表示：「和解不是渴求緊張情勢的緩和，不是以任何代價爭取意見的一致，不是毫無意識的尋求友好氣氛。我們必須爭取勢力平衡，必須在一個廣泛危險的環境裏，穩定新的國際秩序。但是我們最終的目標，必須將思想鬥爭轉變為彼此積極參與建設一個更美好的世界。」⁽⁴⁾而俄共總書記布里茲涅夫則強調：「我們視和解為創造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和平建設更有利條件的方法。和解和平共存乃是涉及洲際間的關係，此意識國與國之間的爭執與衝突，不藉武力的使用或威脅來解決，和解不能廢止，也不能破壞或改變

階級鬥爭的法則；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鬥爭當中，沒有中立和妥協存在的餘地。」⁽⁵⁾

因此，和解究竟是否維繫世界永久「和平共存」的準則？是否促進東西雙方均勢平衡的方法？抑是美國為防阻蘇俄擴張及發動核戰的策略？或是否蘇俄為鬆懈美國戒備而施的詭計？凡此都是問題。但是，無論如何「和解」並不含有互相友好或贊許的意義，而且也無法使任何一方面對另一方面的關係上受到實質的減弱⁽⁶⁾。

三 和解政策假象的成效

美國在和解政策推動初期，由於尼克森的安排，季辛吉的奔走，更由於他們兩人的相輔相成，在表面上似乎獲得了某些成就。

(一) 美蘇雙方和解——尼克森二度訪蘇，布里茲涅夫也報聘訪美，甚至福

特總統登台屆滿百日後，與布里茲涅夫又在海參崴舉行高階層祕密會議，對於美蘇之間經濟關係的增進、貿易活動的加強、限制戰略核子武器談判的推進，乃至太空合作計劃的實施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貢獻。

(二) 中東和平出現——以阿四度戰爭，導致世局的危急與緊張，尤其一九七三年十月六日第四次以阿戰爭，引發了能源缺乏、石油價格暴漲，世界經濟的不景氣，通貨膨脹、工業衰退以及失業人數的增多，不少人擔心可能重蹈一九三二年世界經濟大恐慌的覆轍，乃至爆發石油大戰。結果也在季辛吉的穿梭外交努力下，於去年九月一日，促成以埃之間西奈隔軍協議的簽訂，使中東頓然出現了和平的曙光。

(三) 中南半島停火——中南半島的越戰，在歷任美國總統中，從杜魯門開始直至詹森為止，都為越戰的持續與蔓延搞得焦頭爛額，尚無法如願結束越戰，將美軍從越戰場撤回。然而在尼克森任內於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促進在巴黎達成、南越、北越、越共共同簽訂一項「結束越戰及恢復和平協定」，不僅使越戰停止，而且高棉、寮國的戰火也隨之平息。季辛吉更春風得意的認為這是他推動和解政策的具體成就，他曾向世人保證：在二十世紀所剩下的年代中，大家再也不會看見戰爭的出現了。

四 美毛關係拉攏——在過去四分之一世紀裏，美毛沒有往來。美國對毛共所採取的政策，簡單地說，就是經濟上的封鎖，政治上的孤立，軍事上的

圍堵。自從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尼克森訪問大陸之後，美毛間有貨物的交易，人員的交換，互設立聯絡處，互派遣「大使級」的主任。雙方的關係逐漸接近。不少人認為，這是美國推動和解政策的另一結果。

乍看之下，美國的和解政策似乎發揮了功效，收穫了成果。因此世人會對季辛吉的評價很高：對美國的和解政策表示讚許。可是這些假象的和平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先後遭受無情的打擊與嚴重的挫折，美國與自由世界所得到的不是和平，而是屈辱；不是勝利，而是慘敗。

四 和解政策的重大考驗

美國的和解政策初期獲致的一些成就，已像曇花一現萎縮凋零，徒然繪製了一幅人間悲慘的景象。它經不起考驗的事實是：

(一) 美蘇的針鋒相對——雖然美蘇雙方曾一度達成史無前例的協商，承諾作廣泛的合作，但是由於思想、觀念、主義制度的不同與差距，無法在短期間內真正和解。尤其在近幾個月中的葡萄牙事件、安哥拉事件、南非、羅德西亞、莫三鼻給等事件中，美蘇雙方的勾心鬥角，蘇俄陰謀的運用策略，慈惠古巴派兵前往支援黑非洲的暴亂，使安哥拉步上越南後塵，成為蘇俄的附庸國之一。美國的和解政策，無形中助長了蘇俄的氣焰，加速了美國的失敗。

(二) 以阿的衝突——以埃及雖然達成隔軍協議，但是以阿間的血海深仇及基本岐見^⑦不消除，則中東和平無法獲致。去年九月聯合國大會召開會議時，

阿拉伯集團提議「以色列的民族主義，是種族主義」，竟然為聯合國所通過。今年元月阿拉伯國家又希望建立「巴勒斯坦國」，意圖將以色列排出國際社會之外。美國終於行使了其在安理會的第十三次否決權，打消此一議案。中東問題又有何種變化，甚難逆料。然而以阿的問題重重，却是不言而喻。

(三) 中南半島的變局——「結束越戰及恢復和平協定」簽訂兩年後，竟然

於中南半島發生了驚天動地的事件，高棉首先於去年四月十七日淪陷；越南緊接高棉之後覆亡；泰國陷於四面楚歌的困境；緬甸形勢岌岌可危；北韓野心勃勃企圖發動南侵，寮國也於去年十二月一日被赤化；馬來西亞共黨叛亂活動加劇。中南半島的悲劇使美軍從東南亞陸地撤退，殆將造成這一地區的真空，更誘使蘇俄努力乘機進入^⑧，這一切後果毫無疑問乃和解政策所導致

。四美毛關係的考驗——季辛吉國務卿雖然已九度訪問北平，福特總統也於去年十二月一日至五日完成大陸之行，但出乎意外地，美毛未曾發表聯合公報，當時鄧小平聊以解嘲的宣稱：這是雙方創造的新風格。事實上，是因為雙方問題太多，歧見太深，誠如福特總統自己於去年十二月七日，在美國夏威夷東西文化中心發表演說時，坦白承認：美國與北平關係「正常化」是美國外交政策的一項重要前提。不過雙方對遠景有不同的看法，由於社會制度、哲學和對世界問題的立場不同，雙方彼此利益上有不同的觀點^⑨。足證所謂美毛關係正常化，尚須經過許多的考驗。

從上述四項美國初獲成果而遭致嚴重考驗，使不少國家領袖曾被動聽迷入「和解」名詞，催眠得自我陶醉，如今美夢初醒，發覺事態益趨嚴重，如不及時改弦更張，可能步上崩潰、毀滅的末路。因為「和解」已使蘇俄成為世界第一個軍事強國；「和解」使蘇俄巧妙地支持葡萄牙共黨份子奪取政權；破壞巴黎協定；席捲高棉、越南、寮國；介入安哥拉內戰；指使莫三鼻給攻擊羅德西亞；染指南非聯邦。在使蘇俄利用和解政策得寸進尺，滿足其赤化世界的野心。至於共匪也是利用和解的僞裝，在東南亞、歐洲、中東、拉丁美洲以及非洲，攫取利益，使紅色地盤逐漸擴大，而自由世界的力量相形退却、縮小。因此使美國與自由世界從經驗中得到了教訓。

五 和解政策的評價

美國在與蘇俄進行了多年的和解政策，逐漸發現「和解是和平的墳墓」，蘇俄是美國的「和平敵人」，在蘇俄濫用「和解」一詞之下，美國在國際政治上地位降低；世界各國對美國的信心喪失；美軍紛紛從世界各地退回美國本土，而美國也並未消除全球性戰爭爆發的可能性，於是引起了大家對和解政策的批評與指責。

美國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在接受「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U.S.News & World Report）記者訪問時表示：「如果有人認為『和解』的意義是蘇俄即成為我們的朋友，認為我們可以信任他們，認為他們將依照我國的方式行事；認為他們也相信自由及天賦的人權；認為他們不會繼續支持『民族解放戰爭』；認為他們不會繼續發展強大軍力以謀求他們的

利益——任何人如作是項想法，則是大錯特錯。」

美國前駐聯合國代表莫乃漢（Daniel Moynihan），在他最近所發表「我們有自由作武器」的論文中，強調「和解是用以說明我們對一些國家的接觸。那些國家不是我們的朋友。它們的立國原則和我們的不同，我們不能信任他們。它們有毀滅自由的强大武力。共產制度基本上是和我們敵對的。我們過去及現在都應該瞭解這個不可變更的事實。這個事實威脅我們生活的迫切，正和核子武器一樣。」

曾獲諾貝爾獎得主的蘇俄流亡作家索忍尼辛，在英國廣播公司節目接受

訪問時說：「西方目前的和解政策是一項自欺的政策。和解是必須的，但和解須坦誠相待。但與你們進行和解的伙伴手中却拿着石頭，它重得能够在一擊之下打死你們。因此，西方已經輕率的放棄一切，並大力協助加強俄國的暴政，而西方正瀕於它一手製造的崩潰邊緣。」

美國前加州州長，現為福特總統競選的強勁對手雷根（Ronald Reagan），在美國新罕布什爾（New Hampshire）發表競選演說時，激烈抨擊「和解政策」，認為美國除了在蘇俄西伯利亞獲得「百事可樂」的販賣權之外，美國自和解運動中，實際上是一無所獲的。

同時，「和解政策」已成為美國民主黨與共和黨的總統提名初選中的一項重要問題，如候選人都對當前的和解政策表示了他們個人的看法與意見，說法雖然各不相同，結果却是不謀而合，即把和解政策罵得體無完膚、一文不值。有的說和解已成為「單行道」。有的問「我們美國人民從和解中得到了什麼？」，「如果美國必須向蘇俄購買巨額的穀物，美國將面臨何等艱苦的討價還價的談判？」更有人認為：和解削弱了美國在世界的地位，導致美國在世界力量的衰退。它更成為掩飾敗退的方式。

總之，美國倡行和解政策一無是處，只不過製造了蘇俄一項又一項勝利的機會，增加了國際情勢的錯綜複雜，造成了敵友不分、是非不明的局面，使美國在事實上遭受沉重的打擊，也使美國從經驗中得到血的教訓。和解政策既已成為「某些批評人士用為諷刺性的漫畫題材」^⑩，其究竟是否還有存在的必要與價值？實令人懷疑。

今年三月一日，美國總統福特在接受邁阿密WCKT電視台半小時訪問時，鄭重表示：「我認為我們必須說明的是：美國將會晤蘇俄、中共及其他超強，尋求緩和緊張情勢，俾使我們能繼續遵循經由實力達成和平的政策。如果我們在軍事上保持強大——如同現在一樣——如果我們繼續保持這樣實力，則我們能與蘇俄、中共及其他方面進行談判，以維持和平。『和解』只是過去所創造的一個名詞而已。我不認為它還能夠適用。」^⑪這是福特總統第一次把「和解」一詞，自他的字彙中予以刪除，而決心以「實力」為後盾，繼續追求和平。

儘管在福特總統作了這項重大的宣布之後，美國國務院官員們對福特所作的率直聲明深感意外，但不願猜測福特是在作政治性的聲明，抑或在闡明對莫斯科和北平的新政策。無論如何，他們認為季辛吉在不久前，在舊金山發表演說中強調「圍堵的冷戰觀念，應在克里姆林宮響起警鐘。希望在蘇俄內部能發展一種制衡作用，從而建立一種新的『節制型態和既得利益網』，而約束雙方，遵守共存政策。」^⑫換言之，圍堵蘇俄而避免發生全球性戰爭，再度成為美國職責的這種意念，與福特的實力外交主張，似乎是異曲同工。這充分顯示，不論福特的摒棄和解，是為了爭取共和黨總統提名？或是為了反擊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批評其所推行的外交政策？美國對蘇俄改採強硬的立場，似乎成為定局。^⑬

美國真正改變和解政策的理由，一方面是因為和解政策曾經製造了許多幻想與錯覺，形成了美國孤立主義及擺脫主義的抬頭，推卸了美國應負的國際責任，導致中南半島及黑非洲悲劇的產生；一方面則是和解政策在實際上變成蘇俄專用的單行道，使蘇俄獲得實惠，更使共產勢力不斷擴張。^⑭美國歷年來與蘇俄的權力鬥爭，自歐洲、到亞洲、自地中海到波斯灣一帶的中東；最後又擴展到加勒比海左邊及南美的智利^⑮，如今更進入黑非洲；在在都是對美國的重大挑戰，給美國以嚴重考驗，結果美國被證明是經不起考驗，而處處失利，慘遭打擊。這就是美國痛定思痛，打定主意不再按蘇俄所安排的方式來進行和解，這是不再使用「和解」字樣的原因所在。

去年八月一日，在芬蘭京城赫爾辛基舉行的歐洲安全合作會議簽署一項三萬字的宣言，三十五個與會國家的元首或代表保證要以誠意實現「東西雙方的和解」。但曾幾何時，蘇俄猙獰面目暴露，明目張胆的支持葡共奪權、

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戰爭，拒絕沙卡洛夫前往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

金^⑯，無怪乎福特總統從此即重新檢討和解政策，重新對和解下新的註解，

他認為：第一、和解雖然是放鬆緊張情勢，鬆弛緊張局面，但絕不是放鬆努力、鬆弛戒備；第二、和解不是徒托空言的，而是付諸行動的；第三、和解

不是單方面的行爲，而是雙軌的行爲；第四、和解不是超級強國之間混水摸魚獲得的一張許可證；第五、和解必須堅持平等、互惠的原則而獲致的；第六、和解必須不背棄盟邦，不放棄立場而得到的；第七、和解不能讓共黨集團作爲牟利與圖利的工具；第八、和解必須以強大的國防力量爲支柱而獲得的和平。

由此可見，福特欲以實力達到和平，改採實力外交的觀念，由來已久。

他在今年二月十日，簽署美國一九七六年國防經費案時，即表示：「我堅強地相信，我在一九七七年會計年度國防預算案中所要求的一千一百二十七億美元，是嚇阻戰爭及保衛我們國家安全的最佳方法。維持不容置疑的軍力，我們才能由具有實力的地位——而非薄弱的地位——進行談判。在不拘大小的自由的敵人間未來的鬥爭中，我們不能經由重新挑起冷戰這個舊字眼，或經由能够摧毀大部分人類的武器競賽而獲勝。我們只有經由繼續進行我們現項鬥爭——而且一定會獲勝。」^⑰

七 結語

美國華盛頓總統曾經說：「準備戰爭爲維護和平最有效手段之一。」這是歷史上屢試不爽的一句至理名言。美國福特總統終於發現——和平不能接

替戰爭、談判無法取代對抗，條約不能保障和平、妥協無法避免戰爭；沒有力量就不能談判、沒有實力就無法和解。尤其對共黨集團的談判，無疑是與虎謀皮；與共黨集團的妥協，無疑是自毀長城。因此美國要以實力來維護自己的利益，要以實力來尋求世界的和平。

我們欣聞美國有此正確的認識與明智的決定，盼望美國及自由世界能進一步以行動與力量，促進國際合作，確保國際安全，維護世界和平，以達

成人類幸福的崇高目標。

註釋：①Henry A. Kissinger, U. S. - Soviet Relations. *Detente & Beyond.* U. S. I. S. Taipei P. 3.

②參看中央社報社論，以實力謀求和平主要靠行動，民國六十五年三月三日。

③*Detente & Beyond.* U.S. I. S. Taipei, P.6

④季辛吉於二月三日對舊金山聯邦聯誼會發表的演說，見合衆國際社華盛頓三月一日電。

⑤此係三月五日俄共第二十五屆大會閉幕典禮時，布氏所特別強調的內容。

⑥同註③

⑦以阿雙方的基本衝突是以色列要求安全的疆界，而阿拉伯國家要求以色列退出一九六七年六日戰爭所佔領的阿拉伯領土。

⑧宋文明，透視美俄毛三角關係與毛共反「和解」新意圖，聯合報海外版，民國六十四年十一月十九日。

⑨見拙作，「美國的新亞洲主義」，問題與研究，民國六十五年二月十日出版。

⑩同註④

⑪見中央社華盛頓三月一日合衆國際電。

⑫國際前鋒論壇報，本年一月五日，聯合報譯，季辛吉的「新圍堵」觀念。

⑬U. S. 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29, 1976

⑭見聯合報社論，季辛吉演說顯示的問題，民國六十五年二月七日，海外版。

⑮見聯合報社論，「美國面臨重大的新挑戰」，民國六十五年二月四日，海外版。

⑯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 26, 1976，又見中央社范月嬌節譯，美國對俄漸採強硬態度。

⑰見中央社華盛頓本年二月十日合衆國際電。
(民國六十五年四月廿一日完稿)